

中央公园西路

Three One-Act Plays

Woody Allen

伍迪·艾伦 著
宁一中 译



中央公园西路

三个独幕剧

Three One-Act Plays

伍迪·艾伦

Woody Allen

宁一中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央公园西路 / (美) 艾伦 (Allen, W.) 著; 宁一中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8

书名原文: Three One-Act Plays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046 - 7

I. 中… II. ①艾… ②宁… III. 独幕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1533 号

Woody Allen

THREE ONE-ACT PLAYS

Copyright © 2003 by Woody Allen

THREE ONE-ACT PLAYS by Woody Allen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中央公园西路(三个独幕剧)
Three One-Act Plays

Woody Allen
伍迪·艾伦 著
宁一中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陈靖翀

封面设计 柴昊洲
封面绘画 李媛

图字: 09 - 2006 - 35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2 字数 56,000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046 - 7 / I · 2846

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 - 57602918

目录

滨河大道

1

老塞布鲁克镇

45

中央公园西路

79

滨河大道

文思辭彙

新大綱

幕启。纽约。天色灰蒙蒙一片。有轻雾。场景暗示着,这里是哈得孙河边的一个偏僻处,人们可以凭栏观看河上船只穿梭,眺望新泽西的海岸线。可能是西七十或八十大街的什么地方。

吉姆·斯温,作家,约四十到五十岁间,在焦急地等着,不断地看着表,走来走去,在手机上拨了个号,没有回音。显然他在等着见某个人。

他搓搓手,看着细雨飘飘,感觉有些湿雾,紧了紧夹克。

一会儿,一个与吉姆年龄相仿的流浪汉走了过来,他身材高大,胡须拉碴,也斜地瞧着吉姆。此人名弗雷德。

弗雷德拖拖拉拉地走着,终于靠近吉姆。吉姆也越来越感到了他的存在。吉姆尽管说不上怕他,但意识到在这荒凉之地,与这么个讨厌的大个子在一起不是滋味。况且,他也不愿意有人知道他在与谁约会。最后,弗雷德还是缠上了他。

弗雷德 下雨了。

(吉姆点点头,表示回应,但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。)

毛毛雨，啊。

(吉姆点点头，勉强笑了笑。)

我该说雾雨才对——有雾又有雨。

吉 姆 嗯。

弗雷德 (顿了顿)瞧，水流得多快！你把帽子扔下去，二十分钟的工夫就流到大洋里去了。

吉 姆 (心中不快，但还是保持礼貌)嗯，嗯……

弗雷德 (顿了顿)哈得孙河发源于阿迪朗达克山脉，全长三百十五英里，最后流入浩瀚的大西洋。

吉 姆 有意思。

弗雷德 我可觉得没意思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河水倒流的话，会有什么后果。

吉 姆 我倒没想过。

弗雷德 乱套了——那世界就乱了套了。你把帽子扔到河里，就流到波基普西去了，而不是大西洋了！

吉 姆 嗯，也是……

弗雷德 到过那里吗？

吉 姆 什么？

弗雷德 你去过波基普西吗？

吉 姆 我？

弗雷德 (环顾左右，只有他们两人)还有谁呢？

吉 姆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

弗雷德 问题很简单嘛。

吉 姆 问我是否到过波基普西？

弗雷德 去过吗？

吉 姆 (想了想这个问题，决定回答)没有。怎么？

弗雷德 就算没去过,也没必要那么愧疚呀!

吉 姆 唉,我有点儿事。

弗雷德 你不常来这里,是吧?

吉 姆 怎么啦?

弗雷德 有趣呗。

吉 姆 你是什么意思?是不是要我帮忙?得,给你一块钱吧。

弗雷德 我只是问你是不是常来这里,没别的。

吉 姆 (开始不耐烦起来)没来过。我正要见一个人。我脑子很乱。

弗雷德 你可选的好日子!

吉 姆 没想到这天会这么讨厌。

弗雷德 你在电视上看了天气预报没有?我的天,好像他们谈的都是糟糕的天气。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谷有大风的话,你真喜欢走在滨河大道上吗?天啊,饶了我吧!

吉 姆 喔,跟你说话真有味。

弗雷德 瞧,你几乎看不到新泽西,雾太大了。

吉 姆 没问题,这倒是赐福了。

弗雷德 是啊。我不会比你更喜欢了。

吉 姆 我是在开玩笑呢——我这会儿——

弗雷德 有些轻浮?……有些轻率吧?

吉 姆 稍有点儿讥讽。

弗雷德 可以理解。

吉 姆 真的?

弗雷德 你知道我对蒙特克莱的感觉。

吉 姆 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看蒙特克莱的。

弗雷德 我甚至不想说起它。

吉 姆 啊——嗯——我刚才想什么来着。

(看表。)

弗雷德 你约她几时来？

吉 姆 你说什么？让我安静一会儿。

弗雷德 这是个自由国家。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待在这儿眺望新泽西。

吉 姆 说得对。不过别跟我说话。

弗雷德 别回答我的话。

吉 姆 (掏出手机)喂，你要不要我叫警察呀？

弗雷德 跟他们说什么呢？

吉 姆 就说你骚扰我——说你进行攻击性乞讨。

弗雷德 想想看，如果我把你那手机扔到河里去，会怎么样？二十分钟后，它就会流到大西洋里。当然啦，如果河水倒流的话，就会流向波基普西。我是说波基普西还是说纽约的塔里敦来着？

吉 姆 (既害怕又愤怒)我去过塔里敦，就是怕你会问我关于塔里敦的事。

弗雷德 你当时待在什么地方？

吉 姆 波坎蒂克山区。我过去常住那儿。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？

弗雷德 现在大家叫“睡谷”了——对游客来说这个名字更有吸引力。

吉 姆 嗯。

弗雷德 这都是在利用伊卡伯德·克莱恩和瑞普·凡·温克尔的那些个故事。是在打包推销呢。

吉 姆 瞧，我刚才在想着——

弗雷德 嗨,我们正谈文学来着。你不是个作家吗?

吉 姆 你怎么知道的?

弗雷德 哼——凭我自己呗。

吉 姆 你是不是凭我的装束来判断我的身份的?

弗雷德 你的装束?

吉 姆 就是这呢子衣和灯笼裤呗。

弗雷德 让·保罗·萨特曾经说,男人一过三十,就要对自己的颜面负责。

吉 姆 这话是加缪说的。

弗雷德 萨特说的。

吉 姆 加缪说的。萨特说的是,一个人干什么行当,就会显示出什么特征——侍者走路像侍者——银行职员举手投足像银行职员——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成为相关的事物。

弗雷德 但你不是是一件物品呀!

吉 姆 我努力不做一件物品。

弗雷德 人想成为物,是因为成了物就安全了——因为物是不会消失的。比如说《墙》^①里的故事——那些被处决的人就想成为他们所面对的那堵墙——消失在石砾之中——变得坚硬,能够永久,能经风雨。换句话说,就是能继续活下去。

吉 姆 (想了想他的话,然后说)我想改日与你探讨这个话题。

弗雷德 好的。你说什么时候?

吉 姆 这会儿我有点儿忙……

^① *The Wall*,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-保罗·萨特(Jean-Paul Sartre, 1905—1980)所著短篇小说。

弗雷德 那么什么时候好呢？如果请我吃中饭的话，我倒是整个星期都有空。

吉 姆 我还没想好。

弗雷德 我以欧文的故事为本，写了点有趣的东西。

吉 姆 哪个欧文？

弗雷德 华盛顿·欧文——记得吗？我们不刚谈到伊卡伯德·克莱恩吗？

吉 姆 我还不清楚谈到了这个话题。

弗雷德 那位无头骑士是注定要在胳肢窝里夹着脑袋行走在乡下的。他是一位在战争中丧生的德国士兵。

吉 姆 是个黑森人。

弗雷德 他就这么骑着马直奔一家通宵杂货店。那颗头说——我头疼得厉害——店主说，拿着这两颗超强力止头疼药吧——身子把钱付了，帮助头服下两颗药。然后我们把画面切换到午夜时分，他们骑马过桥。头说，我感觉好极了——头不疼了——我好像换了一个人——而这时身子开始感到伤悲，认为自己很不走运。因为如果腰疼，会找不到缓解的办法，因为头和身子没有连在一起——

吉 姆 身体怎么会思考呢？

弗雷德 没人会问这个问题。

吉 姆 怎么不会呢？这个问题如此明显。

弗雷德 这就是原因所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擅长谋篇布局和对话却缺乏灵感，因此你得靠着我。尽管这么做很糟糕。

吉 姆 做什么事？你在说些什么？

弗雷德 我在谈钱，一点薪酬和某种该属于我的名分。

吉 姆 得，我在等人。

弗雷德 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她迟到了。

吉 姆 你不知道，你别管闲事。

弗雷德 行了，你在等一个女人——你想一个人待着？那我们把这事儿说清楚，然后我立马就走。

吉 姆 什么事？

弗雷德 马上你就该告诉我整件事都令人摸不着头脑。

吉 姆 比那还糟。

弗雷德 当真？是后现代？

吉 姆 你想要什么？

弗雷德 你电影所得的一部分收入和该属于我的一点名分。我知道，电影已经发行，想在名单中加上我已经有点晚了。但是，后面的版本中得加上我的名字。至于钱嘛，不想五五分成但至少得公平。

吉 姆 你疯了吧？凭什么我得给你这些？

弗雷德 因为我给了你点子。

吉 姆 你给了我？

弗雷德 嗯，你从我这儿偷走的点子。

吉 姆 我偷了你的点子？

弗雷德 然后写进你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卖了。这电影好像还挺受欢迎，所以我得要回我应得的那部分。

吉 姆 我没偷你的点子。

弗雷德 吉姆，咱俩别玩游戏了。

吉 姆 你别玩游戏了。你也别叫我吉姆。

弗雷德 好吧，詹姆士。“詹姆士·L·斯温创作”，但大家都叫你吉姆。

吉 姆 你怎么知道大伙怎么称呼我？

弗雷德 我看到了,我听到了。

吉 姆 在哪儿看到听到的?你在说些什么?

弗雷德 吉姆·斯温,中央公园西路七十八号——宝马车——车牌号是JIMBO^①1——我说的是虚荣心车牌号……吉米·康纳斯^②是JIMBO 1,不是你——我见过你打网球的样子,你別想骗我。

吉 姆 你一直在跟踪我吗?

弗雷德 那个鼠眉鼠脸的深肤色女人——她是洛拉吧?

吉 姆 我妻子一点也不鼠眉鼠脸!

弗雷德 好吧,“鼠眉鼠脸”形容不当——她——确切地说,她不属于“啮齿动物”类……

吉 姆 她是个漂亮女人。

弗雷德 这纯属你的主观看法。

吉 姆 你他妈的,你以为你是谁?

弗雷德 这话我不会当她面说。

吉 姆 我是她丈夫,我爱她。

弗雷德 那你为何对她不忠?

吉 姆 什么?

弗雷德 我想我应该知道另一位长相如何。她长得有些低俗,对不?

吉 姆 没有另一位。

弗雷德 那你在等谁?

① 上文“吉姆”(Jim)和下文“吉米”(Jimmy)的昵称,这里一语双关。“JIMBO 1”是一种特殊的车牌号,价格昂贵。

② Jimmy Connors (1952—),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,共夺得一百零九个职业男子网球协会(ATP)巡回赛单打冠军,为公开赛年代以来最多。

吉 姆 不关你他妈的事！你再不走，我叫警察了！

弗雷德 如果你想有个私密约会，那可是你最不愿做的事了。

吉 姆 你怎么知道我妻子叫洛拉？

弗雷德 我听你这么叫她了。

吉 姆 你一直在暗中跟踪我吗？

弗雷德 我看起来像这种人吗？

吉 姆 像。

弗雷德 我是个作家，至少数年前我还是，直到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力。

吉 姆 嗯，你的想象力对我而言是过了。

弗雷德 我晓得，那就是为何你把我给撇开了。

吉 姆 我没偷你的点子。

弗雷德 不仅仅是我的点子。那故事是自传性质的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你把我的生活都给偷走了。

吉 姆 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的电影和你的生活有任何相似，纯属巧合。

弗雷德 我不是那种爱打官司的人。有些人爱打官司。（带点威胁的口气）我喜欢私下里解决。

吉 姆 我怎么偷了你的点子？

弗雷德 你偷听了我的故事情节。

吉 姆 你讲给谁听的？在哪儿？

弗雷德 中央公园。

吉 姆 我在中央公园听到你讲那个故事了？

弗雷德 对。

吉 姆 讲给谁听的？什么时候？

弗雷德 约翰。

吉 姆 谁？

弗雷德 约翰。

吉 姆 哪个约翰？

弗雷德 大约翰。

吉 姆 谁？

弗雷德 大约翰。

吉 姆 谁他妈的是大约翰？

弗雷德 我不认识，他是个流浪汉。我听说他在一个避身处让人割破了喉咙。

吉 姆 你给一个流浪汉讲了个故事，你就说我偷听了你的故事？

弗雷德 并利用了它。

吉 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。

弗雷德 老天啊，我跟踪你好几个月了。

吉 姆 跟踪我？

弗雷德 我对你知无不详，但你从来都没注意到我。我不是个小个子，我是个大家伙。我可以用一只手把你的脖子拧成两截。

吉 姆 （紧张）瞧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答应……

弗雷德 我名叫弗雷德，弗雷德·萨维奇。当作家这可是个好名字，不是吗？最佳原创剧本奖——请给我信封——获奖者是弗雷德里克·R·萨维奇和詹姆士·L·斯温，作品《旅行》。

吉 姆 我写的《旅行》，是我的点子。

弗雷德 吉姆，你偷听了我对约翰·凯利讲这个故事。可怜的约翰，他当时正走在约克大道上，有几个人正往上吊升一架钢琴，绳子松了——上帝啊，太可怕了……

吉 姆 你刚才说他是在一个避身处被刀割破喉咙的。

弗雷德 令人讨厌的小人物身上愚蠢的一致性。^①

吉 姆 瞧,弗雷德——我从未窃取过任何人的点子。首先,我有我自己的想法,我不需要;其次,即便我文思枯竭,我也不会,你明白了吗?

弗雷德 但事实都在那儿呢。我崩溃了,那拘束衣^②,我最后一分钟的恐慌——我牙齿间的橡胶套,然后是那电击——我的上帝啊——当然,我很暴力——

吉 姆 你有暴力倾向?

弗雷德 时不时。

吉 姆 嗯,我开始有点害怕了。

弗雷德 别担心,她会来的。

吉 姆 害怕你,不是她。好吧——如果你认为你是个作家——

弗雷德 我说过数年前——在我崩溃之前——在所有不快发生之前——我为一家公司写作。

吉 姆 不快?

弗雷德 是因病而起的,我不想再提。

吉 姆 什么公司?

弗雷德 一家广告公司。我写商业片。比如那个超强力止头疼药。但它不受欢迎;我们把它吹上天了,但它就是不成功。太笛卡尔了。

吉 姆 然后你就——精神错乱了?

弗雷德 不是因为那个。我才不在乎他们不采纳我的点子呢。那

^① 此句出自美国散文作家、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爱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, 1803—1882)的作品《论自助》(*Self-Reliance*)。

^② straitjacket, 一种似茄克衫的长袖外衣,能把人的胳膊紧紧拴在身体上,用来限制疯狂的病人或狂人。